

当代精品文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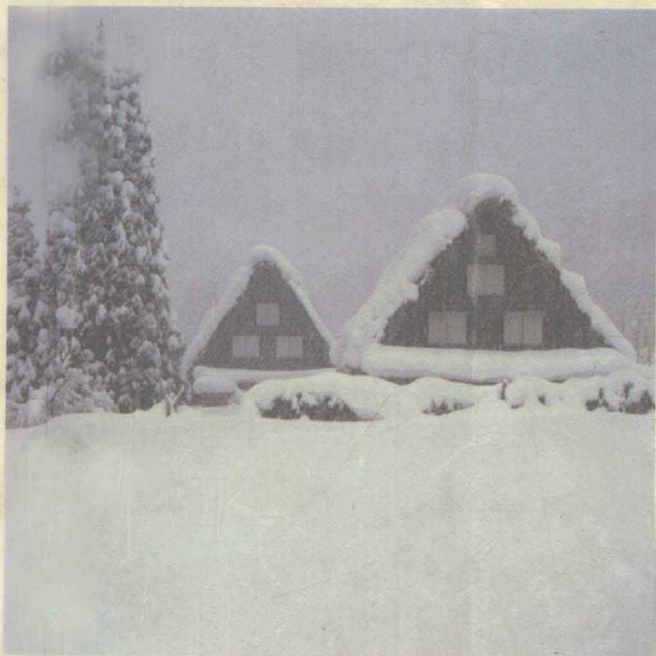
情感独白

叶辛、铁凝等著

名家小品

当代精品

我的全部微薄的力量都来自我的内心，所以，我相信这颗心不会再欺骗我，心啊！只要我的心还在跳动……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名家小品 第三辑

情感独白



叶 辛 铁 凝等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梁春芳

责任校对：王 子

封面设计：文 松

名家小品 (3)
情感独白

叶 辛 铁 凝等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)
绥化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0 字数 250,000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3000 册

ISBN 7-5318-3/I·1140

定价：18.00 元



目 录

两种生命环·····	叶 辛 (1)
电话隐秘·····	简 妮 (5)
无缘坂·····	张承志 (7)
我柔弱心灵上的烙印·····	白 桦 (11)
土地·泰山·我·····	陆 原 (16)
错过·····	萧 蔓 (20)
谁入地狱·····	艾 明 (22)
在奥斯维辛死亡营·····	陈丹燕 (25)
老的困惑·····	吴玲瑶 (31)
远方有一只鸟·····	简 妮 (33)
哦, 孩子·····	因 子 (36)
我的情感独白·····	潘 虹 (40)
童话·····	杨继红 (47)
此岸彼岸·····	林清玄 (50)
美国是什么·····	简 妮 (52)
爱心·····	蔡 宁 (55)
生命的礼物·····	王周生 (57)
玫瑰·····	苏 叶 (59)
赋得永久的悔·····	季美林 (62)
奢侈品的不便·····	周国平 (67)

秩序还好吗？	龙应台 (69)
父亲加女儿等于回忆	董 桥 (74)
美梦有价	简 妮 (77)
圣巴巴拉广场上的鸽子	王开林 (80)
油漆未干	陈香梅 (85)
债箱	黄淑贞 (87)
人得有所敬畏	赵鑫珊 (89)
五十岁，我有了书房	项冰如 (91)
炊烟袅袅岁月长	尤 今 (94)
大小猫洞	金克木 (97)
无爱即无忧	阿 盛 (100)
镜子	魏 微 (103)
还原她们的美丽	徐敬亚 (104)
那匹可怜的老马是我	瓜 田 (106)
60年前的路	石 英 (109)
不动道人心	林清玄 (112)
无语的爱情	邓 皓 (114)
人在边缘	邢 晔 (117)
内心的笔记簿	陈傻子 (120)
独白	张爱玲 (123)
生命在案头	舒 乙 (126)
想钱的时候	古清生 (129)
流泪是因为真诚	童道明 (131)
快乐	雷 达 (133)
开会	陈 村 (135)
门外观球	铁 凝 (138)
一瞥	白 桦 (142)
英雄	崔海峰 (144)

双面碑	流沙河 (145)
别做恩人	莫小米 (148)
一丈之内	池 莉 (150)
三种人	尤 今 (153)
默想	叶圣陶 (154)
工作着是美丽的	方 方 (158)
如花	吴箫扬 (160)
都市炎凉	李国文 (161)
苍茫之悟	毕淑敏 (165)
拾叶者言	李国文 (167)
“现代麻木”随感	毛志成 (170)
女孩儿与漫画	方 刚 (174)
酒和水的故事	陈 村 (178)
看，这个丑陋的中国人	张香华 (181)
诫贤侄	王 蒙 (185)
梅花，一个古老的故事	刘斯奋 (187)
作家与屠夫	方英文 (192)
酒绿灯红话“小姐”	苏 江 (194)
特尔纳瓦教堂随想	刘醒龙 (197)
猫城记猫	刘心武 (199)
弈人	贾平凹 (202)
合欢树	史铁生 (206)
与死无关	郑洪杰 (209)
信任是善良	阿 妙 (211)
囚笼与自由之间	丁 聪 (214)
“情人节”杂感	梁晓声 (218)
学会欣赏	段云奎 (221)
树	王 蒙 (223)

比试毅力	莫小米 (225)
遇见	张晓风 (226)
今夜没有故事	董德斌 (228)
心语	周 强 (230)
驿站有风景	方小华 (232)
河畔夜谈	周国平 (234)
此情绵绵	赵丽宏 (236)
门后风铃	莫小米 (239)
路	莫 美 (240)
旅途知己	莫小米 (242)
微笑	阿 为 (243)
霍顿难逃悲剧结局	肖复兴 (247)
生活的背面	乔 叶 (251)
“多好的红绸子”	马畏安 (252)
高处何所有	张晓风 (253)
玉兰花	刘 墉 (255)
人的赌性	蒋子龙 (257)
天下几人是男儿	沙叶新 (260)
我于天地间	苏叔阳 (262)
悲壮的皮包	张一弓 (264)
男人慌张后	罗 西 (268)
孝子策略	栖 云 (269)
寸进时代	刘心武 (270)
隐私	顾春军 (272)
母亲的珍藏	刘 娟 (274)
幸福的方式	王书春 (276)
“探病”	王 蒙 (278)
万恶贪为首	卢光远 (280)

写给打工的哥哥	梅 子 (282)
母女的“新同居时代”	程乃珊 (284)
稀少的职业	毕淑敏 (288)
青春的坐标	从维熙 (293)
爱与疯狂	曾维浩 (295)
诗人、女人与酒	李 耕 (297)
骋思	李 耕 (300)
今晚入梦	李 耕 (302)
有关出国二三事	林斤澜 (304)
难局	李 耕 (307)
花	李 耕 (311)



两种生命环

叶
辛

在贵州生活了21年之后，意外惊喜地回归故乡上海，除了感觉到气候上的差异、口味上的区别以外，另一强烈的感受，便是生活节奏的陡然加快。最初那半年，我甚至有些适应不过来。久违了的喧嚣的市声，嘈杂的声浪，几近咆哮的汽车喇叭，常常把我搞得心烦意乱。公共汽车里的拥挤，上海人挤公共汽车时的机巧灵活和不择手段，困在车厢里而车子又蜗牛似地爬行，几乎常常憋得我无奈地闭上眼睛。一天一天，上海人就这样地生活着，匆匆忙忙地赶路，匆匆忙忙地吃饭，匆匆忙忙地坐车，匆匆忙

忙地打瞌睡，连操笔墨生涯的同行们，也是匆匆忙忙地写，匆匆忙忙地发，匆匆忙忙地读。回上海不到两年，出国热、装修住房热方兴未艾，紧接着而来的投资热、房地产热、股票热又掀起来……有人颇为认真地告诉我，这就是现代生活的快节奏，高速度，你必须适应。于是乎我也不知不觉地卷入这快节奏的漩涡中，把一天一天地计算时间的方式，改成一小时一小时地计算时间，让生命的环，旋转得更为迅疾一些。

但是，我毕竟在山乡里生活了那么多年，了解另一种生命环的转动。闲暇下来，抱一本书，并不想匆匆忙忙地读，于是眺望

晴空，情不自禁地忆及乡居风月里的种种情景。

贵州那大山褶皱里的村寨，即使是在农忙时节，也是安寂而清静的。而一旦进入农闲，你才会真正地感觉到那份安适闲静。

栖息在荒寂乡间的农民们，起得都较晚。鸡鸣过后，往往还会贪睡一阵。若是拂晓时分有雨，雾气笼罩着山头，那晨时的这些人必然还要睡得久长一些。

一家子中起得最早的，往往是主妇。趁着男人和娃崽还在酣睡，农妇开始用豆荚秆或葵花秆引燃灶堂里的火，煨热水盥洗，同时在小灶上蒸上一家人一天吃的饭，在大铁锅里用猛火煮猪溺。

饿得不耐烦的肥猪、猪崽把圈槽板拱得咚咚响时，一家子人也随着灶房里飘散出的饭香先后醒来了。于是家家户户都有了一些大同小异的响动，院门打开了，喂养的鸡鸭和完成了一夜值更任务的狗蹿出门，四散跑开去。寨邻乡亲们打了照面，互相懒懒地搭问几句，多半说的也是昨夜的雨水大小，田里是否有了点花花水儿，或是做了个稀罕的梦，梦见了啥。

吃过早饭，时间总是在上午的十点来钟。一家的活动也便正式开始了。农妇们涮洗完碗筷，去园子或自留地里淋粪薅土。一家之主的男人们，则是拿着镰刀、扛担上坡，割草回来垫圈。至于细娃嫩崽们，背上背兜，骑上牛背，尖脆着嗓门呼喊要好的伙伴上坡去放牛。

大约午后的两三点钟，放牧掏猪草的娃儿们把牛马拴在地桩上回家来了。上坡去的男人们挑着满满两大捆草也回来了。娃崽性子急的，催着要吃饭。而男子汉则往往端条板凳，坐在堂屋前咂一杆叶子烟，随着那蓝色的烟雾飘起来，男人眯缝起眼睛，假装在眺望着远山近岭沉吟，又仿佛在出神地思忖，其实他啥都没想，只是坐在那里休息，山乡里的话叫“歇气”。那是他最好的享受之一。

时近黄昏，太阳落坡了。汉子们在寨旁的河沟边洗净手脚，担起水桶去把家里的石缸挑满。水井边是个热闹的地方，挑水的，洗净菜肴的，吃早晚饭的，全到处拢来，说说笑笑，打情骂俏，用以消除一天来的闷愁和疲劳。

晚饭后，有两件事是必须做的。一是铡马料，一是斩猪草。边干着活，边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着。若是在冬夜，一家子就会聚在火塘边，天南海北地摆龙门阵，讲盘古开天地的事，讲民间的传说，讲城市里人如何了得，又如何不要脸……

一家子人中，睡得最早的往往是嬉耍了一天的娃娃，其次便是妇女。到夜深人静时，一大家子人也就全入睡了。有电灯的地方省电，没电灯的地方省油。

于是乎，整个寨子沉寂下来，笼罩在黑黝黝的山脚下，笼罩在不知不觉从峡谷、山林里弥漫出来的雾气里。时而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农舍里会闪出点儿光亮，那必然是勤俭的妇女在赶夜工，可能是在纺线，可能是钟情的姑娘在给意中人绣鞋垫，可能是聚起了一帮汉子在赌博，通宵地耍……

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打发过去，不同的只是节令气候，不同的只是农事的更迭重复。今天和昨天一样，明天必然和今天一样，只要老天爷帮忙，只要风调雨顺，这一份人世间的日子，就是如此的悠闲逍遥，如此的辛劳不尽，如此的悠长缓慢。

山寨和外界多少是有一点联系的。其一是赶场。城市工厂把卡车开来乡场，把鸡蛋全搜罗了去，于是鸡蛋价格上涨一点儿；街头的百货店运来了花色鲜艳的布料，四乡八寨的姑娘少妇全争着去扯，于是晓得花布的式样又多了一种。其二便是寨子上多少出去几个打工的小伙子，他们出去抬石头、砌包坎、修房子、挖土方，赚回一点劳力钱，同时也带回一点外面世界里的信息。其三是有幸参军或者考上大学又回来度假探亲的凤毛麟角般的人物，很多与山乡里不同的风习，很多村寨上人闻所未闻的情形，

惹得那些闲来无事又好奇的小伙姑娘们一阵阵感慨、羡慕和叹息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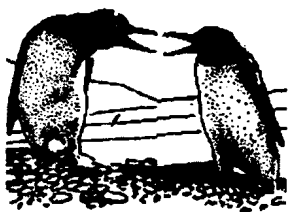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正如在电影里看到演员们吃宴席而他们吃不到一般，这一些由外界带进来的信息，对山乡人们的冲击波是不大的。听过之后，他们照样回去睡自己的觉，照样按山寨规矩打发自家的日子。

一天又一天，一月又一月，一年又一年。

命运使得我在前后两种绝然不同的生活形态里浸染过，我情不自禁地常常要将这两种生活的世态拿来对比，发出一些自觉深沉别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感慨。

——那激荡的波涛何时拍击到我曾生活过的偏远的山乡呢？而那同大自然一样自若坦然、充满绿色遮荫的生活，又在何时回归到城市的喧嚣嘈杂中来呢？他们交汇融合得起来吗？

莫非我们的生命环，必然要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么？



电话隐秘

简妮

隔壁的电话又响起来了。这是一种沉重地、缓慢地拨动电话号码盘声。在我过去居住的公寓里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种电话拨号声。它响得很有规律，一天两次，像钝锯拉木头的声音，孤独、固执。

怀着很好奇的心情，有一天，我敲开怀特太太的房间，她已经年近九旬，枯瘦如柴，整日穿着一件绣着花边的粉红睡衣。每天清晨，有人在门前送上当天报纸和她电话预订的食物，又拎走她放在房门口的垃圾。她独自居住在这里已近 30 年，固执地不愿搬进养老院去。

她用放大镜仔细地阅读报纸，然后再把上边的新闻轶事说一遍。遇到天灾人祸，无论发生在世界上哪个角落，她都要为那个地方的芸芸众生祈祷一番。

“我知道，孩子，年轻时我随丈夫走过大半个世界，那里的人都是我的朋友。”她是一名基督徒，只是无法亲自去教堂做礼拜。像她这样一位风烛残年的普通妇女，对世界事物的洞察力与参与欲望真是令人惊讶。

可是，这部已不多见的生锈般的座机式电话又意味着什么呢？后来我发现了这里面的秘密。这部电话机对她有着特殊意

义，每天给她女儿打一次电话，报一个平安，说一声“哈罗”。但十有九次，那边并没人回答。在美国人人忙碌，家中老人是最先被人遗忘的人物。即使这样，怀特太太也十分珍惜这每天一次的机会，像小孩子吃糖含在嘴里慢慢融化一样，使甜味存留得尽可能长一些。而这种声音，特殊的延绵厚重的响声，也传给左邻右舍一个信息：我并不真的孤独，真的，我每天都有地方可打去电话。

曾经在学校报上看到这样一份广告：“可爱的小老妇欲与身高 1.83 米、棕眼、小名亚德的学生通信。”下款写着一个简单的字：“妈”。

谁也不知道那位名叫亚德的学生是否与妈妈通信。但据一位美国朋友猜测，十有八九是妈妈的一厢情愿。可他又说，有一绝招可使亚德马上给妈回信，就是广告上再加一句：“现有美金 500 元寄与你，只是不知地址。”

看我有些将信将疑，他才说：“我就这样做过。”



无缘坂

张承志

真的，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，有些往事的回忆，不，也许不算回忆，而只是一种在刹那间闪过的滋味儿，会愈来愈深地保留下来，永远在心底清晰地萦绕。比如，我就特别喜欢独自沉浸在一种想象中：好像我正一下撞开蒙古包的小木门，用袍子袖口使劲抹抹自己的鼻头，同样连眼也不抬地嚷一声“额吉——”

这是蒙古语“妈妈”。我想象着自己的声音：又短又干脆，里面有“冻坏啦，饿死啦，我辛苦啦……”等等味道。

后来，到底是懂事多了。不过，我总为自己再喊不出那么地道的一声而遗憾。

在家里，有时我偶尔停下手中的笔，突然瞥见妈妈正在外屋呆呆地坐着。斜阳照射着她满头的银发，一瓶打开的胃蛋白酶放在旁边。——她不肯惊动我，宁肯忍着胃疼。每当那时，我很想喊她一声，但常常喊不出来。

只是有一年到伊犁工作，我跑到一家哈萨克人的三角帐篷里躲雨。那哈萨克老女人晃晃茶饮：没有茶。她一弯腰跑出去，消失在蒙蒙的雨帘里。一会儿，她双手抱着一盆酸奶子钻进帐篷，湿透的头发贴在脸上。“噢！噢！”一双瘦骨嶙峋的手把那盆奶子

递了过来。

我忍不住轻轻喊了一声：“切夏！”

这是哈语“妈妈”。想了想，我把课本上读来的知识加上，又喊道：“切夏姆！”这个 m 是领属附加成份，应该是“我的妈妈”的意思。

她笑了。露出白白的牙齿。这么喊对不对呢？我一直没搞清楚。反正我一直这样称呼她，直到我和她分别。

当我来到日本，从走进成田国际机场那令人瞠目的豪华大厦的一刻起，我已经不再想这些事情了。在神田书店街那令人眼花缭乱的书的海洋中，在池袋 60 层高的摩天楼旁的古代雅利安博物馆里，在国会图书馆亚非资料室明亮的巨窗下，我总是想：这儿不是抒发那些粗糙的牧人式情感的地方，还是像那些连一寸长的铅笔头也舍不得丢掉的穷人家孩子一样，默默地、争分夺秒地学习吧！

第一次听到佐田雅志的《无缘坂》时，我并没有在意。后来听他唱出了这样的句子：

忍啊，这难忍的无缘长坂

我那咀嚼不尽的

妈妈的微小的人生

我感到一种震动。日本人，被有些中国青年想象成终日挥金如土的日本人，也有这样的感情呵……

晚上，德地妈妈一面给我斟着“卡尔皮斯”，一面问到我的母亲。我很想把母亲的一切，把她怎样抚育我们三个孩子成人，怎样成为三八红旗手，和她艰辛寂寞的晚年都讲出来。可是我的日语很不好，只说到母亲有病。我费劲地说：“那都是因为年轻的时候——”这时德地妈妈打断了我，急急地说：“我懂！我全懂！……”她眼睛里闪过一道泪光。这时，电唱机里，佐田正在唱着《无缘坂》：

不知什么时候
妈妈变得比我小了
她那白白的手
怎么变得那么小呢……

我发现德地妈妈也在倾听着。她的脸上已经布满皱纹。和我的妈妈，和蒙古额吉、哈萨克切夏一样，她也已经衰老了。有谁知道，这位老年的日本妇女也是一位中国革命的忠诚的参加者呢。她在北京住过15年。也许就因为这一点他们今天的生活并不很富裕。

每天傍晚，“啪！啪！”传来她拍掌的声音。这是叫我去吃饭洗澡。我外出和日本学者们交流回来，总是把我的见闻讲给她和她丈夫听。她听得那样入神，但又催我回屋去用功。每当她小心翼翼地提醒我回去的时候，她总用那样的目光望着我，好像我真是个未来的学者，怕她会耽误了我的学业。我站起来，又舍不得离开她。在门口那株斜斜伸向月空的松树旁，夜的清辉正淡淡地洒在她的身上。我望着她蹒跚的影子消失在原木色的拉门的后面。清凉的暗夜里仿佛飘着那熟悉的歌声。

悲伤呵，还有痛苦
你一定也曾有过吧
但那刻着一切的岁月
却已经飘流着，逝去了

在仙台，当我搀着她从鲁迅故居门口，穿过参差的红红的枫林，走上高高的河岸时，她忽然对我说：“战争时，飞机把这里全炸平了。人们都是跑到这河谷里躲避的。我呢，我是扯出两条被子才跑到这河谷的。所以，家被炸毁了，可是一家人还有我的被子……”

我注视着手指的方向，在陡峭的斜坡下面，那清清的河水正在闪光。我仿佛看见她，年轻时代的她，正抱着棉被从那仙台